

蕉風

半月刊

61

日十月五年八五九一

熊兆程……………話神女氏石
禕 黃……………暖冷情人
恢 王……………識淺學文國中
如 藹 劉……………灣台與適胡
信 宗……………間人到來天春



櫻桃熟了

凌晨(木刻)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創刊

蕉風

半月刊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本期目錄

| | | | | | | | | | |
|-------------|---------------|-----------|------------|------------|----------|------------|-------------|-------------|-----------|
| 萬里望 | 石氏女神話(中國民間故事) | 彭剛直的梅花情史 | 人情冷暖(小說) | 中國文學淺識 | 狐狸和鶴(寓言) | 無聲的樂曲(散文詩) | 新 | 詩 | 讀者·作者·編者 |
| 李芳騰等 | 程兆樵 | 逸樵 | 黃恢 | 王恢 | 余非 | 金華 | 憂華 | 影華 | 似華 |
| 黃集 | 錦堂 | 劉藹如 | 劉永和 | 川助 | 宗信 | 本刊特輯 | 初戀 | 趕墟 | 遊子 |
| 轉變 | 胡適與台灣(文壇雜誌) | 走馬看台灣(遊記) | 愛的漩渦(小說) | 春天來到人間(散文) | 文訊 | 讀者·作者·編者 | 轉變 | 胡適與台灣(文壇雜誌) | 走馬看台灣(遊記) |
| 胡適與台灣(文壇雜誌) | 走馬看台灣(遊記) | 愛的漩渦(小說) | 春天來到人間(散文) | 文訊 | 讀者·作者·編者 | 讀者·作者·編者 | 胡適與台灣(文壇雜誌) | 走馬看台灣(遊記) | 愛的漩渦(小說) |
| 胡適與台灣(文壇雜誌) | 走馬看台灣(遊記) | 愛的漩渦(小說) | 春天來到人間(散文) | 文訊 | 讀者·作者·編者 | 讀者·作者·編者 | 胡適與台灣(文壇雜誌) | 走馬看台灣(遊記) | 愛的漩渦(小說) |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電話：二八四七二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承印者：協和印刷鑄字有限公司

電話：三〇九三八
42 Trus Street, Singapore, 3.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電話：二二七三三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一元二角
全年叻幣四元

讓我們打成一片

本刊已出六十一期，以時間計，則是兩年又七月了。

在這個拜金的地方，文藝是奢侈的，也是浪費的。因此，要長期維持一份文藝刊物於不墜，確是一件喫力的事。但我們却憑着一股傻勁，始終不計利害得失，苦撐下去。然而，我們的力量畢竟有限，今天迫切需要各方的支持。我們希望作者寄來最佳作品，使本刊內容得以充實；我們希望讀者介紹親友訂閱，使本刊銷路得以日增。當然，我們更要繼續努力，期能趕上時代，止於至善，毋負大家的厚愛。

古語云：「衆擎易舉」。就請從今天起，讓讀者、作者和編者打成一片吧！

蕉風半月刊社謹啟

請批評

請投稿

請訂閱

請推介



報載：印尼內戰期中，蘇島西部森林的老虎，前後吃掉叛軍十三名，據說這是叛軍所遭受的最大損失。

想不到老虎猛過國防軍，確屬忠勇可嘉，足堪矜式。但可惜印尼境內的老虎，昔日未得政府保障，故存者恐不足吞盡叛軍。因此，鄙人謹向印尼當局建議：今後可將購置軍火之款，轉向非洲購置老虎，定能收平叛亂，國泰民安。幸甚！幸甚！（李芳騰）

最近，換城出現一個「光頭黨」，其黨徒全部剃光頭，綁架勒索，無惡不作，路人為之側目。

此輩黨徒以禿頂為標識，毫不掩藏其身份，亦算得光明磊落。只是這麼一來，却害了那些出家的和尚尼姑，使人容易發生錯覺。阿彌陀佛，罪過！罪過！（林良信）

峇眼拉南回教堂之大鼓被人打破，而打破者不欲認罪，該堂長老乃誦讀可蘭經之一段，請上天降禍於犯罪者。

如果上天真能懲罰犯罪之徒，則法庭大可不設，警察也可不要。可蘭經之用，亦大矣哉！（蔡達夫）

新德里將於五月一日起封閉所有娼寮，妓女們除戴上面罩在國會廣場靜坐抗議外，並散發傳單警告社會人士說：「如果沒有妓女的存在，嫖客們將向家婦女身上發洩其性慾，這是很可怕的後果。」

我同情她們的可悲遭遇，可不同意她們的荒謬論調。好在她們還

知羞恥，要戴上面罩才去採取反對行動，這證明她們原是善良的啊！（正人）

美國有無數「假的教育機構」，大量製造各種學位的假文憑以牟利。據悉：僅是加利福尼亞一州，每年向世界銷售的假文憑，數目即以千計。

無怪乎美國的「博士」、「碩士」多得滿街都是，原來是可以花錢買到，也就沒有甚麼價值了。（青羽）

新加坡芽籠一把大火，勞陣、自社、工人和行動黨，都是見義勇為，發動救濟。

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如果這是純粹激於人類的同情心，自然可敬可佩；但若滲雜多少政治意義，以「救災恤難」為名，想「爭取選票」是實，則為善之念不善矣！（小市民）

吉隆坡有一建築工友名陳炳者，當立於十層大廈樓上工作之際，突然失足跌下，恰巧落在水深四呎之桶中，幸而不死。

這真是一個緊張的鏡頭，比諸銀幕上的驚險場面，更富刺激性。此君遭逢大難不死，想必有後福也！（鍾奮堂）

約·法·三·章

●舉凡耳聞目見的天下大事和街談巷議，皆可信手拈來，作為題材。

●行文以幽默輕鬆為主，但切忌任意攻訐私人，並戒把肉麻當有趣。

●每條稿酬二元，可買萬里望花生米一斤。

石氏女神話

程北熊



當石氏女在一度極端苦惱、極度徬徨之際，呂仙又在她面前出現了一次。呂仙懇切地對她加以指點，呂仙懇切地指點她的迷津。呂仙是如此的對她講解，呂仙是這樣的對她闡明。呂仙說道：

「好女兒，仔仔細細的來聽吧！妳又何必那樣懊惱呢？妳又何必那樣疑心呢？」

好女兒，石家的好女兒，一聽到「疑心」兩字，又似嘆了一口氣，而開始有着決心。於是，她決心地聽下去。而呂仙又繼續說道：

「地面上，妳會看到豺狼，妳會看到老虎，地面上是有狼有虎。天空中，妳會看到白霧，妳會看到烏雲，天空中是有霧有雲。」

石家的好女兒，跟着看了一看地面，又望了一望天空。呂仙就又說道：

「白晝的光明會不可思議，長夜的黑暗也會不可思議，而光明伴着黑暗更不可思議。天地間的美麗會不可思議，人世間的血腥也會不可思議，而美麗伴着血腥更不可思議。」

石家的女兒一聽到這不可思議，却反而深思起來。這使呂仙又唸起着如下的兩句話：

「支關門戶開闔，似此過着平生。」

接着，呂仙更對石家的好女兒說道：

「大的道理妳要慢慢來想，陰陽妳要細細來烹。每一個人終可以相互愛好，每一個人人在相互愛好中，會總有着真誠。」

所有這些話，給石家小姐聽了，不聽則已，一聽到真像是大夢初醒，又像是天雨初晴。我們知道：石家的好女兒，石家小姐，是異常聰明的。她那時已像是感覺到一種人生和宇宙所絕難克服的苦難，她實在是有了一種悲情，有了一種大的悲情。她由此大的悲情，而有着一種難得的溫情；她又由此很難得的溫情，而有着一種極廣大的同情。她同情乞丐，她同情所有的人類，她甚至同情一切。她更由此廣大的同情，而讓天地同春，遂有所謂春情。於是，她對一切有了愛，對一切有了瞭解，又對一切有了原宥。她在內心中原有一切，寬恕一切，並期望着一切，因而她就是連乞丐的殘茶也勉強地喝了。她把自己推出去，她走入了山林，她走進了一個山林中的湖水邊，她見到了她自己；她在一泓至潔的湖水中，看到了自己，淨化了自己，因而她又遇到了一位仙子。她自己原本是仙子，石氏女原本是仙子。但她畢竟又是人了，她是石家的好女兒。

就這樣，她收拾着一己的行李，獨自走入了人羣。

石氏女走入了人羣，竟像跳進了一團怒火。她可憐這一團怒火，她感覺到人間處處都是不平。

人間處處不平，是由於人間處處失了公道，沒有公共的道路可走。於是，不少的人就有了邪行，走着邪徑。由邪徑而至小徑，由小徑而至曲徑，由曲徑而至絕徑。這使人人雖然同在一處，可是知已知交却怎麼樣都是難尋難找。

比鄰而居的人，都像是天涯遠隔；這當然使天涯遠隔的人，更不會像是比鄰而居。每個人所走的道路不同，因此，每個人所懷的心情，也就各別。每個人所懷的心情各別，因此，每個人所起的念頭，更是兩樣。從而每個人的爪牙對着每個人的爪牙，每個人的血腥對着每個人的血腥。你一刀，我一劍；你一槍，我一槍。在這一鎗、一刀、一劍中，又如何能夠再有着義，有着情，和有着眼淚呢？既沒有着義，沒有着情，沒有着眼淚，更如何能夠還有着天，有着地，和有着神聖了呢？

當天地神聖都沒有的時候，則所謂一個人的真正的耳目和心腸，也就沒有了；當一個人的真正耳目和心

腸都沒有了的時候，則所謂一個人的真正的父子與兒孫，也就沒有了。從而無骨無肉，無親無鄰。一切是無，一切是無所有；一切是空，一切是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個戰爭。這個戰爭，就是一個生活；這一個生活，就是一個幽靈。在戰爭中，大家的步伍是整齊的，只可惜這樣整齊的步伍，却一齊走向那毀滅的途程。

石氏女分明知道：在這時候是不會有多少人真去歡迎孔子，也不會有多少人真去歡迎釋迦，更不會有多少人真去歡迎基督。

石氏女分明知道：在這時候，大家最喜歡的是大炮對着大炮。大家最喜歡的也是細菌對着細菌。說到核子對着核子，飛彈對着飛彈，人造衛星對着人造衛星，大家更是歡喜。這大炮，核子，細菌，飛彈，衛星，分明是讓整千整萬的人們，死得無臭，又死得無聲。

石氏女走入了人羣，見到了一次一次的戰爭，自然也見到一批一批的兒童慘遭殺戮。

石氏女走入了人羣，見到了一次一次的屠殺，自然也見到一批一批的婦女橫被姦淫。

石氏女在那時候，就像看到了原子彈和氫氣彈，從半空中投入大海，讓海水掀起萬丈。

石氏女在那時候，就像預想到了新的洪水和新的猛獸，從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裡湧入了大陸，讓大陸一片血腥。

她分明知道：那全人類的戰爭禍首，究竟是在那裡？她分明知道：那全人類的戰爭禍首，實實在在是在俄京。

她想到孔仲尼臨喪時，總是飯也吃不飽；她又想到基督耶穌遇到一批一批的法利賽人，就自願上十字架，自願受着刑；她也想到釋迦牟尼見了人的生老病死，就連王子也不願再做，而要急急跑入山林，出家求道。

對於她，對於這石氏女，又那裡會還更歡喜一批所謂吃人的妖精。她畏懼着生，畏懼着老，畏懼着病，畏懼着死，她會祈求着長壽。她自然感覺到人類與人類間的戰爭，是十分無情。她進入了人羣，她接觸到一團怒火。她看到人世間的真正慘相，她具備着一種極難言說的一種悲憤。她自然是胆震着，她自然是心驚着。她胆震心驚，她哀哀啼哭。

石氏女哀哀啼哭，石氏女只好再去哀哀求呂仙。呂洞賓這時候已經成了石氏女的師父，於是，石氏女就亟亟地詢問着她的師父道：

「這究竟是一個什麼世界呢？」

師父聽到石家的好女兒這麼一問，便只是笑了一笑，他也沒有去給她一個回答。這使那石家好女兒繼續發問着：

「為什麼人間的洪水會繼續不斷的來臨呢？」

師父聽了，還是沒有給她回答。照那師父的意思，亦即是照那神仙的意思，那是要每個人自己去回答的。於是，石家小姐只好繼續對那師父說下去，她把她的心事說出來。她說：

「自這裡到那裡，自東到西，自中到外，自南到北，自古到今，真正長壽長生的人，在那裡呢？真正能夠愛好的人，又在那裡呢？一些人的說話，那真像是謊話連篇，謊話翻新。」

這樣一說，石家小姐就不知不覺地一陣心酸，又一陣心痛，終於她的兩眼充滿了淚水，不免模糊起來。她含淚說道：

「天是昏了，地是黑了。天昏竟像沒有已時，地黑也像沒有已時。淒淒的風不停地吹來，苦苦的雨又不停地落下。在這天昏地黑裡，會有什麼意義呢？在這淒風苦雨裡，會有什麼價值呢？」

那師父，那神仙，只是聽。那石家小姐，那石氏女，只顧說。石氏女真是對這人世感慨萬千，石氏女真是對這人羣悲憫萬狀。石氏女往下說：

「在這時候，我們要想一想；在這時候，我們要試想一想。說到價值，大家總是說黃金可貴。可是就沒有什麼東西似黃金，甚至貴於黃金嗎？現在如果能再讓我隨意選擇，再讓我隨心所欲，我在這時可就大不相同，大有深意，而且是別有深情了。」

師父點點頭，表示可以任她隨意選擇，隨心所欲。

於是，石氏女就斷然說道：

「要避免天翻地覆，要不教天翻地覆，就要有好的心境，就須得心境和平。只有和平的心境，才會像和煦的陽光一樣微微歡笑着。而且在這一歡笑中，還儘會有着歡喜的淚充滿着兩眼，讓歡笑的淚水盈盈。」

只不過在一個極大的人類苦難中，又如何才能獲得一己的心境和平呢？當一個人面對着極大的人類的苦難時，他或她的心境，會有時和平，有時暴烈；會有時和平接着暴烈，會有時暴烈接着和平；從而會有時更和平，又有時更會暴烈。終於更有一些人的心境，在一個極大的人類苦難中，會一直和平；有的人的心境，在一個極大的人類苦難中，會一直暴烈。於是，對着所有的世人們，有的人會只願垂垂着淚而去，不斷地撫摸着他們的頭顱，或去親吻着她們的頭髮。有的人會只願動着氣而去，不斷地打破着他們的頭顱，或扯毀着她們的頭髮。這會人類中所有的絕大差異，這會是如何的兩個絕大差異啊！石家女在這裡分明是體認到一個大道，獲得了一個大道，並走上了一個大道，那就是和平的大道。她為什麼就一下子能夠走上了一個和平的大道呢？這是由於她的悲憤，亦是由於她的寂感，而照通常的說法，就是由於她的苦心。因此，她急急地對她的師父說道：

「我們的至聖先師孔子，很早很早以前，對我們就遺下了一種訓示，

要我們只要擔憂着『道』，不要耽心着『貧』，就這樣讓人們知道了苦難不算什麼。其實，一個人自身的苦難，較之一個極大的全人類的苦難，那又能夠算得什麼呢？到於今，什麼是大家所最缺少的呢？就我個人來說，我如今正需要一種苦心。我要長壽，我要愛好，我更愛苦心。」

呂仙聽到石氏女這麼一說，便認為她說得十分有理，而且覺得她簡直是悟了道，得了道。於是，呂仙便把袖子一揮，更把塵尾一拂，讓天空遠遠一陣清風立刻飄了過來。

當這天空中遠遠的一陣清風飄來的時候，還像飄來一種奇香。這一種奇香和以前乞丐喝茶時所剩下的殘茶香味，又是兩樣。以前的殘茶在傾倒在地上時所放出的香味，是一種異香，這異香是一種不能明言的異香。這雖然是一種特別的香，但畢竟還是不怎樣特別。至於現在一陣清風裡所飄來的香，則是香得特別，特別又加上特別，那亦可說是最為特別。那是不可名狀的香，那是世上沒有的香，所以叫做奇香。

小姐在一陣清風飄拂之下，小姐在一種奇香薰陶之中，她的身子竟像在大海裡飄搖起來了。她的心頭，更像喝了美酒迷迷糊糊起來了。她漸漸昇騰，她從大海裡漸漸昇騰到了雲海。她漸漸沉醉，她從沉醉於一種美酒似的沉醉中，漸漸沉醉到一種玄想似的沉醉裡。就這樣，她被她的師父渡到仙界。這一仙界，是在雲海之上，同時更在玄想之中。小姐在這時候，真個是飄飄然，但又是昏昏然。小姐在這時候，真個是到了另外一個境界，那就是所謂天庭。

小姐在進入天庭時，對她一已而言，她已是確確實實地具備着一個長長的壽命了。她從她具備着的長長壽命中，發出了新的希望。在這時候，「長壽」對她自然像是一寶。這寶在黑夜到來時，會放出光，像一顆明亮的星。

小姐進入了天庭時，對她所會居住的人間而言，她更是確確實實地具備着一番深深的愛好。她從她具備着的深深愛好中，生出了新的力量。這時候，「愛好」對她自然又是一寶。這寶在黑夜到來時，也放出了光，像一顆明亮的星。

小姐在進入天庭時，對她所會接觸的天地萬物而言，她尤其是確確實實地具備着一種苦苦的心情。她從她具備着苦苦的心情中，引出了新的智慧。這時候，「苦心」對她自然更是一寶。這寶在黑夜到來時，更放出了光，像一顆更為明亮的星。

小姐的師父，在小姐被引入天庭時，確確實實地一下子給小姐賜了三寶，這三寶夜似明星。

一個人的長長的壽命，和一個人的深深的愛好，再加上一個人的苦苦的心情，構成了夜似明星的三寶。這三寶一方面使一個人的生命發亮，一方面又使人間生色，宇宙增光。

由一個人的生命不能斷絕，到一個人的生命不能間隔，這便由長壽到了愛好。

由一個人的生命不能間隔，到一個人的生命總有所未安，這便由愛好到了苦心。

苦苦的心情，起初會是苦海茫茫，接着又會像是水天一色，終於會是一切愈來愈簡，而且愈是簡單化，愈是大放的光明。

於是，由一個人的苦苦的心情，到一個人的心光普照；更由一個人的心光普照，再到一個人的天長地久。這便形成了一個真正的道路，亦就是真正的「道」。這道人可走，所以萬古常新。

以上所說的呂仙，就是呂洞賓，那是大家知道的。

以上所說的小姐是姓石，可是石小姐的名字，却沒有人知道。

說的是往古的事。但以前的事，却同現在，往古的事，却似而今。一個人要長壽，要生命不斷延續，以前和現在是相同的。一個人要愛好，要生命的相互通透，往古和而今也並無兩樣。一個人要苦心，要生命由不安終歸於安，則古往今來更是一樣的。

由一個人的長長生命，到一個人的深深愛好；又由一個人的深深愛好，到一個人的苦苦心情；更由一個人的苦苦心情，到一個人的簡單化；終於由一個人的簡單化，到一切的簡單化，以至天清地寧。這就會使個人得「道」，這亦使國泰民安，而世界得救。這便是為什麼石氏女可以不朽而作成了「一個神話」的原故。這亦是為什麼中華民國可以萬歲，而大同世界終會來臨的原因。在這裡，石氏女神話是很要慢慢地讀下去的。

在新贛鐵路之北，有一座很美麗的山，叫做靈山。那靈山有七十二座有名的山峯，其中有一座山峯叫做石人峰，遠遠望去像一個人，頭上頂着雲霧。遠遠近近的人，看見她頭上頂着的雲霧下垂時，就知道天將下雨；看見她頭上頂着的雲霧上升時，就知道天將放晴。這一石人是不是石氏女所變成的，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又在江西貴溪張天師的龍虎山以北，那是貴溪的北鄉，有一座大廟，叫做石孝子廟，很多人去朝拜着。相傳那石孝子曾爲了父母，爲了鄉土，又爲了國家，獨力打退了敵寇，死而爲神，異常靈驗。石孝子是不是石氏女的兄弟，我們現在也不知道。

關於石氏女的神話，有很多的事情，我們都是不知道的。

彭剛直的梅花情史

逸樵

彭剛直，名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陽人。父鳴九，娶懷寧縣令王氏女，嘉慶二十一年，生於合肥梁園巡檢任所。後徙居安慶城內黃家山，十六歲始回衡陽（渣江）原籍。父死，被族人凌侮不能安，乃就讀於衡陽石鼓書院。因其家境清貧，在軍營中兼司書記，支馬伏餉銀以維生活。衡州知府高人鑑善相，一見，便許爲大器，鼓勵他并資助他讀書，做了秀才。道光末年，太平軍起義金田，湘南大亂，玉麟率領民團，一舉即肅清股匪李沅發。太平軍北上，又被他扼守衡要的未陽，切斷南北交通。因之，曾國藩來到衡陽訓練水師，得悉他有非常的才具，便請他來幫辦。他後來居然一戰克湘潭，再戰復武漢，接着破田家鎮，拔湖口，奪小孤山，下九江、安慶、蕪湖，以至夾攻南京，卒平洪楊，由秀才而水師提督，而漕運總督，而安徽巡撫，至兩江總督，詔賜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勳業僅次於曾左胡李。

玉麟少住舅家，有「梅仙」者，其父係一軍官，適與之緊接芳隣。又因同鄉關係，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而年與日增，感情漸濃，「一生許相依原有願」（彭詩，以下所引同），已有私訂偕老的盟誓。當玉麟回籍時，梅仙那種「癡態可憐愁可掬，無限心思話未能」的惜別之情，直使玉麟感念肺腑。不料一到家裡，他祖父在家鄉已爲他同一位鄰氏女訂了婚，在講究舊禮教的當時，那敢提出抗議，只有俯從祖命。

玉麟回籍不久，梅仙隨其父至廣州。會鴉片戰起，其父率令守虎門截擊。殊事能擴大，清廷始而排外，繼而懼外，終於殺開砲轟擊英艦者以

媚外，其父即放第一砲者。父既被殺，梅仙母女遂因頓於廣州，度其清苦可憐之生活，誓死以待玉麟之踐約。玉麟雖與鄰氏結婚，且已生子永釗，而亦念念不忘於梅仙，於鄰氏毫無情感可言。

玉麟辦團剿匪，聲威遠播，偵知梅仙之在廣州，寤寐遐思，幾至忘餐廢寢。時太平軍聲勢正熾，高人鑑倚鼻正殷，乃察其至隱，慨然行文粵撫，專差迎接梅仙母女，一方別築金屋以備藏嬌，以慰此有爲之驍將。

殊梅仙抵衡，差官直送至鄰氏居處，而後報知玉麟。玉麟聞之知事不妙，趕回公館，而梅仙母女已被逐不知所之，惟度其星夜勢難遠去，旋即查知梅仙母女因離衡數十年，親戚故舊下落不明，不得已暫住某旅館中。玉麟趕至備致歉意，並傾訴衷悃。而梅仙母女以其既已有婦，並痛其女待字十年，難予曲諒。梅仙究屬多情，終勸母入居別墅。

梅仙好畫梅，因名其別墅爲「吟香館」。時玉麟一面訓練水師，一面美人相對，竹榻同眠，吟魂夜夜，自謂「妻得梅花便是仙」，這其間約五六年，正是他倆愛情的黃金時代。

太平軍既下南京，傾動東南，玉麟水師亦已訓練完成，率軍東下，不得已與梅仙作第二次別離，那知道一別竟成千古。當長江酣戰之時，玉麟雖在戎馬倥傯之際，仍然夢繞衡陽，望念他那獨守空閨的愛人，時常這樣的寄詩來安慰她：

相思遠寄客鄉難，雁至衡陽歲已殘，
慰語梅花休悵望，主人江上幸平安。

其二

一枝消息江南寄，寄語梅花仔細開，
地凍天寒須耐守，好留清艷待春回。

這時梅仙獨處衡陽，寂寞自不待言；而所處之名位，又曖昧不明，萬難得舊禮教的社會容許。尤以久處「冷宮」的鄉裡婆醋海翻波，自不免百般凌辱，置之死地而後快。一個弱質孤傲的女子，那承得起四面夾攻？何況她是「玉顏消瘦骨清羸」的身體！其時梅仙母親又死，身邊僅一侍婢，一天，正寫着一幅折枝梅，突然印証到她當前的身世，不由血氣交迸，竟伏案隨着寒梅香消物化，不及見「彭郎奪得小姑回」，竟讓梁紅玉桴鼓催兵專美於前了。

玉麟當手握重兵叱咤風雲之時，一想到率師東下之際，未能把梅仙安置安貼，以致內熾外鑠，憂鬱以死，大丈夫不能庇護一個弱質的女子，覺得「我不如人」，視顏人世，「爲誰零落爲誰開」？個中情節自己明白，痛定思痛，悲愴欲狂。所以終其身淡視榮利，土苴功名，不治私產，不御姬妾，拚着終身孤寂，「亂寫梅花十萬枝」，其愛情之專注爲何如者！故其所畫之梅，十九是折枝，亦隱寓痛惜梅仙夭折之意也。與其說他爲愛情所激而畫梅紀念梅仙，毋寧說他受良心的譴責，藉畫梅題詩特爲愛人寫照，向愛人的靈魂懺悔。所以他畫梅是一隱痛，是不能自己的恨事。梅花是何等的古德幽香？以歷盡艱險清正剛直的彭玉麟寫來，而又象徵一個愛人的靈魂，情之所鍾，愈覺孤標絕俗。故其作品，每於狂飲爛醉之後，振筆疾書，故能橫斜疏放，有匹馬單刀之壯；畫成題詩，寄情遙深，人稱雙絕。

後來玉麟駐節西湖退省庵，嘗憑岳墳，守墳的岳家有一妙齡女郎，名二官，初聞語酷類梅仙，及出見，面貌又與梅仙酷肖，且彼此一見如故。故玉麟有詩云：「但願來生再相見，二官未嫁我年輕」。後二官竟隨侍玉麟致仕回籍，仍居吟香館。光緒十六年三月，彭卒，二官隨亦卒。



星期日的早上，江引龍一家人剛吃過早飯，坐在客廳裏休息。

門鈴響起來了，江引龍向着過道上望了一下，然後對他的兒子兆生說：「快到門口去看一下，是誰來了。」

兆生放下手上的報紙，出去看了一下，回來低聲對他的父親說：「爸爸，是周桐伯伯來了。」

「一定是來借錢的，」他說：「他進來沒有？」

「他還在門外，阿菊不肯放他進來。」

「你快去對他說，就說我出去看朋友好了。」

兆生出去以後，江太太便說：「你還是到房裏去躲一下吧，他說不定會進來的。」

江引龍不由皺了下眉頭，把桌子上的煙拿在手上，匆匆地到房裏去了。

過了一會，客人走了進來。他穿一身破舊的布衣服，臉上帶點慚愧的表情。江太太連忙站起身來，對着客人打招呼：「啊！原來是周先生，請坐吧！」

周桐勉強地笑了笑，在一邊的椅子上坐下來。

「引龍出去看朋友去了，」江太太望了下鐘說：「是半個鐘頭以前出去的：：如果時間來不及，或者就在外面吃中飯了。」

周桐揉起手來，望一望四周說：「我稍等他一下，如果到十一點半他還不同來，我打算明天再來看他。」

江太太聽說他還要等上一個半鐘頭，有點坐立不安起來。她說：「他大概是不會回來的了，因為下午在外面還有個約會。」

周桐本來是有緊急的事來找江引龍的。他聽見江太太這麼一說，弄得進退兩難了。

「那末，」他十分不安地說：「現在是十點鐘，我等他到十點半吧！」

江太太稍稍遲疑了一下，覺得三十分鐘很容易過去，便對客人說：「好的，不過他恐怕不會這麼早就回來的。」

周桐靜靜地坐着，感到非常不自在。過了一會，他開始覺得口渴，可是主人却沒有想到這件事。他

望了望江太太，發覺她在拆着一件舊毛線衣，連頭也沒有抬一下。江太太的兒子歪歪斜斜地坐在沙發上，專注地讀着他的報紙。她的女兒悶坐了一會，看見空氣不調和，就跑到自己房裏去了。

江引龍躲在房裏，吸完了一支煙，等等沒有消息，就蹣跚着腳跑到門邊去聽了聽，可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他向鑰匙孔裏一望，正好看見周桐坐在椅子上，目光向着門邊瞧。

他趕緊把身子縮回來，皺着眉頭想道：「他要到幾時才走呀？」

江太太一面拆絨線，一面偷偷地望着客人，看他有沒有想離開的樣子。但他依然端端正正地坐在那裏，因不安而低聲地咳嗽起來。

「周先生，你大概等不着他了。如果你有什麼話，由我來轉告他好了。」江太太說。

「沒有甚麼緊要的事，」周桐侷促了一會說：「我再等一下，如果他還不同家，我改天再來拜候好了。」

江太太禮貌地點點頭說：「周先生，你的生意——」

「啊！早就結束了。」他苦笑

着說。

「現在一片淡風，生意難做得很。」江太太說：「引龍的出口生意也賺不到錢，而開銷却不能省，所以，這幾個月來，我們也是為難極了。」

周桐隨便地應着，心裏却明白她說這話的用意。因為據他所知，江引龍在最近賺了很多錢，而且還買了新汽車。

「現在大家的境況都變得很窘，假如不是節省一點過活，這種日子真不知道怎麼過了。」江太太繼續說。

周桐摸着下巴，忸怩地移動了一下身子。江太太接下去說：「周先生！你比引龍能幹，朋友又多，當然有辦法。」

「那裏話，嫂子！我今年時運不濟，先是做棉花生意虧了本，後來又碰到一大筆倒賬。到了六月初，我自己生了一場大病，把本錢都用光了。」

「你在說笑話了，周先生！」

「不，我絕對不是說笑話。」

周桐吞吞吐吐地說：「我今天到這裏來，就是為的繳房租的事，想找引龍兄幫忙的。」

江太太望着他，故意裝出吃驚的樣子說：「哦！不過家裏沒有錢，要等他回來再說了。」

說到這裏，他們又沉寂了。江太太的兒子，却故意把報紙翻得沙沙地響，表示他並不歡迎這位父親的到訪。

一會，周桐抬起頭來看看鐘，

知道自己才坐了二十分鐘。不過這種沉重的空氣，使他再也不能就下去了。他站起身，囁囁着說：「嫂子！引龍大概一時不會回來，我想走了。」

江太太聽說他要走，立刻站起身來，大聲地說：「啊！我真該死，連茶也忘記倒了。」

客人一面道謝，一面向着過道退出去。

大門關上以後，江太太回到客廳裏，在門邊叫着：「他走了。」門打開了，江引龍伸出半個頭向客廳看了一眼，然後放心地走出來。

「他是來借錢的吧？」他說。

「你想還會有別的事嗎？」江太太說：「他說他要繳房租了，向你來借錢，彷彿他在我們這裏有存款似的。」

「真難應付！」江引龍歎了一口氣。

「爸爸！如果我是你，我就老實告訴他沒有錢，用不着躲來躲去。」他的兒子說。

「那豈不是要被人罵爲勢利嗎？你知道現在做人多難呀！」

「我相信他下次還要來的。」江太太憂慮地說。

「叫阿菊不要開門就是了。」江兆生說。

「希望他在別的朋友那裏能借到錢。」江引龍坐下來說。

只有他們的女兒，以不屑的目光望着她的家人，一句話也不說。

「喂！」江引龍忽然改換話題

：「晚上請客的事準備好了沒有？可不要太馬虎呀！」

「既然是外面叫來的酒席，還有什麼好準備呢？」江太太說。

可是，江引龍不放心，仍在仔細地考慮着晚上請客的事。

●

晚上十點多鐘，客人已經送走了，客廳裏留下一片狼藉。江引龍低着頭，匆忙地踱來踱去，彷彿發生了一件難以解救的事情似的。

「我早就說過的，請客的事如果不事先準備一下，一定會丟臉的。你看，今天弄得多麼難爲情！」江引龍說。

「這都是你自己決定的呀！」

江太太辯白說：「我當初問你一百塊錢的酒席够不够體面，你說可以了。我問你不要加點特殊的菜色，你又不作表示。」

「像這樣的一件小事，難道還要我來操心嗎？」他說：「妳知道陳杰三是很會享口福的。他家裏平常所吃的菜，恐怕還要比今天晚上的好一些！」

「你爲什麼不早說呢？」

「而且，他要喝威士忌酒，我們剛好沒有；他愛吃芒果，我們偏偏就忘了買。」

「誰會想到這些事啊！」

「像他這樣的人，到我們家裏來吃飯，真可以說是面子。而我們呢，總是叫自己沒有面子。」

他的女兒坐在一邊，臉上顯出一種不耐煩的表情。等到他們再要

爲這件事爭論的時候，她說：「爸爸！事情已經過去了，你們吵什麼呀？」

江太太瞪着她，大聲說：「孩子，要妳管甚麼閒事！」

「我有點聽不下去，」她說：「依我看來，你們都很勢利！」

「孩子！妳說的是什麼話呀？像我們這樣的人還說是勢利嗎？」江太太嚷起來。

孩子背轉身，倔強地說：「我偏要說勢利！」

「妳說這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呀？孩子！」江引龍似乎有點清醒過來了。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對周伯伯那樣冷淡，而對陳伯伯那樣恭敬。」她說。

「妳瘋了嗎？孩子！我對待朋友從不厚此薄彼的。」江引龍爲自己辯護說。

「哼！我才不相信。」

「孩子！妳造反了嗎？妳怎麼能對爸爸說這種話呀！」江太太生氣地嚷着。

孩子不甘示弱，她說：「這不叫勢利又叫什麼？從前我們窮的時候，周伯伯借錢給我們做生意，我們才能過這樣的日子。現在周伯伯窮了，沒有辦法，跑來問你們借點房租，你們還要譏笑他，在房間裏躲來躲去。說到陳伯伯，我們從來沒有得過他的好處。那年我們請他做個兩千塊錢的担保人，他明明知道我們還得清這筆錢，他也不肯簽字。你們這樣奉承他，無非是因

爲他有錢，有名望。除了這些，我就想不出別的理由來了。」

江引龍張着嘴，愕然地望着他的女兒。然而無論如何，他是被這個率直的女兒說中心事了。但江太太不能不爲這件事教訓教訓他的女兒。她說：「孩子！妳現在居然敢這麼撒野了，還不給我滾到房裏去！」

孩子站起來，臨走還這麼加上一句：「是不是勢利，你們自己去想想吧！」

江引龍低下頭來沉思，江太太爲了女兒過份衝撞他而難過。

「越來越不成話了，居然敢說做父母的人勢利！」江太太氣呼呼地說。

江引龍摸着額頭，內疚地說：「她說得不錯，我們的確受過周桐的許多好處。如果沒有他，我們不會有今天的。」

這一下，江太太又驚愕了。她說：「你能承認你勢利嗎？」

江引龍不願直接答覆這個問題，只是說：「我們過去並未受過陳杰三的好處，將來看上去也不會有。可是今天晚上，因爲招待得不體面，我心裏就這麼不痛快。這到底爲的什麼呢？」

「爸爸！」江兆生也揮嘴說：「我今天去買酒的時候也是這麼想，何不把請陳伯伯吃飯的錢借給周伯伯繳房租呢？」

於是，他們開始沉思起來，剛才招待不周而引起的那點不痛快，現在也煙消雲散了。

中國文學淺識

(一) 文明文化與文學

通常所稱「文學」，我們總不免聯想或直覺的就是「文化」；而所稱「文化」，便也很容易聯想或直覺的就是「文明」。本來，文明與文化並無多大的區別。但若深入一層尋求一個界說，也可以這樣的說：文明通常指的是外部生活方式的發達——如工業、生產、法律、制度等的進步。而文化則是指學術、宗教等的發達——即是指心智上道德上的開明。所以，勉強俗解起來，就是所謂精神文化與物質文明的區別。但是，這並不是文化與文明自身包含着這種意義。因為文明面對的並不是物質，文化面對的也並不是精神，而它們都面對着「自然」。那麼，文化就是以人力使自然向某種理想的進行。這種進行的總稱謂，就叫「文化」。文化就是指人類——語言、智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以及風俗習慣——多方面的生活一個綜合體而言。而文學則是代表語言，發抒理想，宣達情感之一切真善美的著述——是文化體系中最重要的一環節，也就是文化學術之華實。

人類心靈之活動雖近於神秘，然總脫不了物質生活之反映。因此，欲求瞭解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必於其文化之全體系中求之。換言之：若我們能瞭解得某一民族之文學特性，亦可對於瞭解此一民族文化特性有重大的啓示。從一切文字上的著述，論其法式的廣義來說，或從指有美感的重情緒的純文學來說，都必須仗它來表現思想、想像、感情，以達致理想的文化境域。所以，

文學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之唯一的歷史。

(二) 表達文學的工具——文字

文學必賴文字爲工具而表達（關於文字學方面從略），而中國的文字，正有其獨特之性格，較其他各民族語言與文字能保持適當之距離。也正因此，較不受時地之限制。——如語文離得太遠，則爲艱深的雅麗的駢文；合得太近，則爲方言，爲別字，都不足以行遠。如詩經雅頌之與十五國風，其所包括之地域，——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可以謂爲國際性世界性——不可謂不廣；其所歷之歲月，遠如周頌當在三千年以上，近如二南亦在兩千五百年之外。我們讀「氓」這六章，只要稍加思考，多能瞭解其大義。其他「一日不見，如三秋兮。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可以說初中同學一讀，也能欣賞此兩千五百年以前之絕妙好辭。其情景，其意象，直令在兩千五百年以後，如在目前，不啻若自其口出。世界上似尚無其他民族能直接講習其兩三千年以上之先民之文字與文學如我中國者。此足見我國文學有如下之兩大特點：●普遍性——被感廣；●傳統性——持續久。此即不受時地之阻隔而能流傳久遠者，亦即中國文學家之所以向來尙雅而薄俗也。

(三) 文學表達的場合——對象

文學的表達，有其特定的場合和使用的對象。就廣義的文學而言，可分爲四項：

●唱的文學，原始詩歌屬之，此始爲世界各民族所有文學之一種最早之共同起源。

●說的文學，原始神話與故事小說屬之。以上兩項，亦可稱爲聽的文學，乃謂其表達之於對象之聽覺者。

●做的文學，即表演的文學，原始舞蹈與戲劇屬之，亦可稱爲看的文學，乃表達之於對象之視覺者。

●寫的文學，此始爲正式形之文字之文學，亦可稱爲讀的文學。此與上述第三項看的文學不同，因看表演與讀文字不同。讀的文學亦可稱爲想的文學，因讀者必憑所讀之文字而自加以一番想像也。

若我們稱前三項爲原始的較直接的文學，則第四項表達之於文字之文學，即爲一種後起而較間接之文學。若認爲第四項表達之於文字之文學，始爲正式的文學，則前三項僅是一種原始的文學之資料。

如此一民族所發明之文字，與此一民族本有之語言相距不甚遠，則甚易把其原所本有之前三項直接的文學資料，即用文字記錄而成爲寫的文學之開始。——故世界各民族一般文學起始，往往以詩歌與神話故事小說及戲劇爲主流。若此一民族之文字與語言距離較遠，則便不易將其未有文字以前之許多原始文學材料用文字記錄而成爲寫的文學之開始，於是此一民族之正式的寫的文學，亦易與前三項唱的說的做的原始文學隔離，而勢須別具匠心，重新創造，此中國文學起源所以與其他民族文學起源甚有所不同之主要原因也。

(四) 文學的創作與欣賞

●較直接的——唱的，說的，做的文學，多起於人類社會之自然興趣與自然需要（現代多稱此種文學爲純文學）。其對象因常爲直接當前之群眾，故創作者與欣賞者之間，易起一種活潑動

狐二狸二和二鶴

• 余知非 •

在森林的邊緣地帶，狐狸和鶴不期而遇。

狐狸朝鶴打量一眼，不屑地說：「啊呀！可憐的鶴，你一共才有兩隻腳，而且一顆牙齒都沒有。但是，我却有四隻腳，三十六顆牙齒、兩個耳朵和一條十分美麗的尾巴。」

鶴不由望望對方，又望望自己，委實感到十分難堪。

這使狐狸更加得意，口沫橫飛地說：「而且，我的大腦尤其發達，裡面裝滿一百種智慧哩！」

鶴因悲哀襲上心頭，不覺把頸子伸得更長些，却看到遠處有一個獵人，就不免驚慌地大嚷：「偉大的狐狸，獵人來了，這……這該怎麼辦呀？」

狐狸沒有答話，只是立刻縮起尾巴，一溜烟地奔向附近的土洞中。這時，鶴已失了主意，也就慌慌張張的跟在狐狸後面，竄入土洞避難去了。

獵人看了這種情形，便把石子塞住洞口，用長鈎向洞內進攻。

「哎喲！」鶴哭着說：「偉大的狐狸，你有一百種智慧，趕快想個脫險的辦法吧！」

「情勢這樣緊急，我的一百種智慧都沒有用了！」狐狸的聲音很低，低得幾乎聽不到。

正在這時，鶴的長腿被鈎住，拉出洞口來了。不過，獵人看見鶴的翅膀無力地垂下，眼睛也失去了光彩，甚至心臟都不跳動，便把牠丟在一旁，又向洞內進攻着。

沒有多大一會，狐狸也被拉出洞口，那條毛茸茸的尾巴直在打顫。於是，獵人把狐狸打死，然後喃喃地說：「我回到家去，用狐狸的皮給自己縫一頂帽子，還可給婆娘做一件漂亮的領子。那麼，我把鶴也拿走，這是下酒的好東西。」

獵人說罷，轉過身來一看，而鶴卻不見了。原來，鶴已高高地飛在空中，正向地面瞪着眼呢！

那自誇有着一百種智慧的狐狸，竟這樣地死了。但是，鶴只用一種智慧，就救了自己的命。

邊之心靈交流。但因其對象直接當前，則較多時地之限制。由於此種限制，而作者內心所要求於讀者之欣賞程度，亦不能不有所限制。故此種文學之內容，必然將更富於通俗性，更富於具體性與激動性。而此項文學之主要特性，乃偏向外傾，常須遷就於當前外在之欣賞者而變動其作品之內容也。

較間接的——寫的文學，則多應用於社會上之其他需要與特種應用而產生——特富於社會實用性而非純文學。其對象則常非對面觀體，讀者則僅在作者之心象中存在。故此項文學之創作與欣賞者之間，隔離較遠，其相互間之心靈交流亦較不易見，因此亦較不活潑，而轉富於一種深遠蘊蓄之意味。其對象既不直接當前，因此較廣泛，較少時地的限制。在作者內心所要求於讀者

之欣賞程度，較可由作者之自由想像，自由選擇而提高。因而此種文學之內容，則較不受欣賞者之要求之外在影響，因欣賞者既不當前，則所謂「以俟知者知耳」，因此則較富於內傾性。而此輩知者，既常不在一地，乃至不在一時，因此其文學內容，亦比較多採抽象性，重涵蓄，富於沉思性與固定性，此乃由作者自造一批心象中之讀者，乃至可以不顧有否外在之讀者而自抒心靈。而此種文學，必待讀者方面之深思體會，始可以瞭解作家之內心也。

(五) 表達文學的技巧

就文學表達的主要技巧而言，如詩三百，分賦、比、興三體。而興比二體，即人生與自然融凝為一而在文學園地中之一種活潑真切之表現與

流露。錢穆氏謂「中國文學之全部精彩，則正在比興中。不識比興，即不能領略中國文學之妙趣與興致。」復引詩情畫意，深入禪理的王維詩：「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以比興而融入一片化機，一片生機。讀者試由此細參，便知中國詩人於描寫景物之外，實自有一番大本領，而此番本領，實由於極深修養中來。故苟能極深瞭解中國之文學，同時亦必能體悟到此種極深之修養。故中國文學實同時深具一種極深的教育功能者。教育功能正為中國文化所重視，故中國文學而果達於至高境界，則必然會具有一種深微的教育功能也。故錢氏又說：「學中國文學則必通比興，知比興則知文學修養，亦自知中國之文化精神矣。」

一九五八年四月稿於新山

無聲的樂曲

· 華 金 ·

一 這扇窗子要打開，如同人要睜開眼，張開口一樣。

二 啊！這黑暗的穹蒼出現了一顆彗星，叫人的靈魂怎不飛到天上？我住在彗星的身邊，不睜開眼來，這錯失真可惋惜喲！但心靈飛離了形體，這使空洞的形骸，怎不痴呆若失？

三 是個很年青的孩子，教學的聲態，為甚麼能和慈母一樣的親甜？看！知識在她口中，如金黃色種子，在老農手裏，撒到鬆沃的泥土上。耕種者！船已泊了港，鳥已歸了巢，妳為了頑皮與天資魯鈍的孩子，還獨自辛勤的播下粒粒種籽，那都是妳的心喲！

四 夜太黑太深，不用怕；妳的智慧和愛的光輝，即是妳美麗的最好保駕。

五 這嫣然一笑是多美，如玫瑰在清晨中綻開，如七彩的虹在雨後的晴空裏出現，甚而這都比不上喲！燕子的口雖小，但它胸中滿是春天的聲音。本來，真理的言語就是鈞天底音樂，她唱着，心弦自然地開了小小的口。

我像父親一樣站在窗口，愁看窗外的雨天，因為那播種的孩子正在泥濘的路上。

六 身體任風雨吹打，卻撐起手中的傘來為窮苦無遮的孩子們掩護，在雨中路上躍進，這是幅多有實際價值的花；而撐開的不是傘，乃是不謝的花，不隕的星辰般底愛心。蒙恩的孩子快樂地笑着，路人的心卻因感動而流淚了，如流在地層下的暗泉。

七 甜如蜜樣的容貌，人們才會為她歌讚；熠熠發光的心，人們才會向她瞻仰。請妳接受這當之無愧的殊榮，能認識妳是多榮幸，如同我今日想像中當初加利利的人見到主耶穌一樣。

八 好一双豐腴玉潤的裸足，我只敢稍稍睨視一眼，再看就要犯貪婪的罪名了。神！她才是你真正的天使。

九 我真想做她愚魯的學生，因她的聲音跟蜜一樣甜，有如聖靈一般的力量，她的言語即是生命的永糧啊！雖然，我是多麼不配，如同不配做主的門徒一樣，因我是太軟弱，常會虧欠主的榮耀。沒有雲雀不是為太陽頌讚，沒有花朵不是為大地開放，我的心靈怎能又不為這靈魂的建築師拍掌？

不能為她寫下像樣的詩篇，還是卸下你的桂冠吧！可歎呵！彗星的光輝，豈是人的鈍筆所能描繪？

十 天使！我在求取妳的應許，請妳收容這個一心求知而無門的心靈吧！所有的種子，都是在星光下開花和結果的，設若我的心靈的光有所成實，當也是彗星的恩賜吧！老師！讓愛光的心靈，如燭一樣溶化在妳如白晝的光輝中。

十一 用看豬獯的眼光來看我，這無形的一刀真太傷心了，叫我怎樣好站起來？心靈的嘴，你怎會默默底像條牛樣，任人把你當作畜牲而無一詞抗辯？

十二 看天上風雨剎那，還禁不住要偷偷看一下她，我的眼，你真可恨而又可憐。雖然我不是一枝靈芝，但也實在不是一粒稗籽，請妳收回那種不是使人心靈流淚或就是出火的眼光吧！

十三 我不是跟誰生氣，因心靈躺在沉默中養傷。

十四 時間是一切主宰，它証明了我不是輕佻的。本來，向日葵就不是想去到天國上。

十二

謝謝捲起妳水晶的簾，海是多深湛，寶石是多光彩，靈的聲音是多神奇而美妙。

保有這秘密，我便多富有。但怕獲得這秘密的眼睛，又會將它洩漏而失去。

可是，這秘密竟是未婚少女孕育的胎，心既渴想它能成形，但又怕它真的來到世上。因為我是多不配，糞坑之旁怎該長出牡丹？

她雖是永不凋謝的玫瑰，我總是暗暗加以珍視，害怕就會要失去

十三

口齒雖從沒有交通，但心靈似在說話了，如同那空中并不陌生的電波。

我是個笨拙的琴手，不是奏不出深奧美妙的音樂，就是彈一些她所不能領會的世間低下的俗調，多苦啣！

十四

姓名，住址，這最淺顯而又最深奧的典，我不知幾時才能明白；如果有人示知我，定面對着她的殿，將她的名當聖歌一般頌唱。

這霧的生活，有時使我清楚地活在智慧中，但有時又使我模糊地活在愚蠢裏。

十五

我無法表示出心靈的敬愛，只

有如寂寞的晴天一樣，把豐滿的陽光、雨露，盡情地照耀與滋潤大地萬物般去照顧着它——一枝同她一樣艷麗的花。然而，這慰撫又有誰知道？

我已經把花當作她了。看！這澆洒的不是水，乃是我心靈深處掬出的泉；所播出的也不是太陽，乃是我燃燒着的感情的火花喇！

十六

剛相逢就又分別了，這相逢如同月杪照耀在人間的月光一樣，太短暫了。

這美麗而喧嚷的城市，少了她一人，為甚麼就這般荒涼可怕！

她在這裏的時光，我也不過如孩子翹企那高懸天上的月亮而已。但就只這樣，我幸福已如同在天上

十七

等待是種痛苦，也是種幸福的榮耀的盼望。

鈴聲又响了，怎還不見妳的倩影，難道妳真如流星一樣去而不同了？星呀！我還未遑為妳歌唱呢！

十八

看大地已復活了，因為春天已經到來。

十九

粉紅的面龐稍稍微黑了點，是受了熱情而貪婪的驕陽蹂躪了吧？

二四

雖然我是一片孤單無主的浮雲，但我的情感却不是隨便的遊客；如妳那眼裏發出的那嫉妬的光，我倒真的要因而顯榮了。

二五

這窗似是桃源洞，來者都揮動着忘返的雙槳去遊覽；那聲音似是遠年的花雕，叫這些酒徒，個個都有點飄飄欲仙，惠了人，也害了人喇！

當飛鳥看見一隻癩蝦蟆想吃天鵝的肉，他想，這叫天鵝知道了是多可笑？

二六

多殘忍而又仁慈，多可愛而又可恨的書信，心靈的繯索已繫在岸上了，叫我肢體的舟如何啓碇。心靈的波濤如海浪一樣，在生命的堤岸邊衝擊着。

二個月去留的日子，使我像被判三年囚刑一樣漫長。離開了春天的草，有幾株是鮮綠的。

二七

烏鴉本不堪與鴿子比翼，還是獨自遠飛吧，去報為人所不喜歡而又實際需要的信號。

生命，握住理智的刀衝出情感的愁城吧！

別離，也許是情感的一塊鬆壤的泥土喇！能勇敢迎接破碎的離別，才能

享有快樂而光榮的美滿重逢。

我的形骸是遠走了，但願妳能見到我的身手仍站立在這窗口，凝視着妳和藍天，同向妳頻頻舉手歌讚。

二八

心靈的嘴呀！災荒的日子要來了，我要磨鍊你，不讓你去享受別人該得的美宴。

雖然一封信也不能投遞，但只要我的口能常呼喚着妳，心靈能給妳交通，我已感到滿足了。姓名不是肉體的部份，名字更非心靈的實質。

往時此行，我心像遊子回到家一般歡欣，如今我却像逃役者一樣，被迫解回隊去。

二九

友愛雖然如火爐一般溫暖了我的身心，但我無一刻忘了那亮而溫暖的星星。

花！我是遠離妳了，有誰為妳灌溉？誰伴妳去曬太陽？妳生活得怎樣，我是不知道。可是，我已在那可怕的憔悴中了。

是的，朋友！我的青春如花般般凋落難返故枝，但我願被寂寞埋葬，不去過那秋當春度的生活。

心靈有天國可住，不是好過圍囿的刑苦？

三〇

這離別是惆悵而又歡欣的，我的心像新出閣的姑娘，來到娘家再回婆家時的一般滋味。

三一

謝謝你眼睛的這句太短而又太長的話，使我開心透了。但甜蜜與溫暖的心裏，却有一絲絲的苦楚和寒意。

不知是歡喜，還是悲傷，但眼角是滾下一滴淚了。而這淚珠似同麗日的晴空，落下幾點雨的一般美麗。

我手舉起了，如去國歸來的忠臣民對敬愛的王舉起心靈一樣。

三二

我充滿愛心的生命，如母羊的奶得不到施放一般。

如果不施予的愛心不感痛苦，那絕不是愛，因愛即是奉獻。

三三

我的口不時張開，如沙灘上需要陽光和空氣的貝殼，雖然是未能如青蛙般歌唱，但它確已在細聲的說話了。

世上沒有一個缺不響，沒有一隻鳥不唱，我為甚麼不說話，讓滿懷心思，像埋在雪天大戈壁地下泉水一樣汪洋喘息？

心靈確如一個極愛媽媽的小孩子，他定要讓母親知道他衷心為她歌讚，他才高興快樂。

愛比被愛更美，我決定做了愛的鬥士。

三四

如迎接黎明般去迎接她，又似伴黃昏般去送別，這是樁多幸福而光榮的使命。

這是個不取酬報，且盡忠職守

而又不讓被保護者知道的一個義勇保鏢者。

看這些小天使烘托着她，即知她的愛心、智慧和美艷，已使她做了萬民擁愛的王了。

如黑暗跟隨着黎明，我從不敢並着肩走。

請讓我知道妳的芳名吧，因心靈實在渴想向妳禱告哩！

我是一個新兵，難免缺乏衝鋒陷陣的勇氣。

如電車一樣來去，看去像要碰頭，但一走近了，卻又不等地分道而馳。

不是我太怯懦，乃是她太高貴，所以，我的口張不開，雖然口中是含滿了自以為聖潔的詞藻。

啊！這光太艷麗了，如驕陽一樣耀眼，我連眼也不敢睜。

三五

這是我第一次勇敢的做了落魄者的乞討，但她如大街上昂首闊步的大紳商，是因太富而太吝嗇，還是因太富而聽不懂窮人的語言呢？

分明是個賢明的王，怎會不理民間疾苦？難道我的傾訴，不似心靈裏發出的麼？

是向愛神低下了頭來，還是我形穢叫你害怕呢？

三六

我自尊的心破裂了，它雖然白潔如孩子的心，但人又怎能看到。孤獨的鴿子，你雖是為太陽翔翔歌唱，而人總以為你是在覓件尋

歡啊！

颶風多了，連五月的南風，人們也害怕！

請以慈母的眼光，來看受了委曲的倔強的孩子吧！

花！你怎樣也不語？看！老實的園丁為你哭泣了。

我為甚麼生長在北國，又為甚麼早來到世上，更為甚麼要愛光勝過自己生命？但我也華胄的子孫，並且也還年正少壯，如同正午的陽光。

三七

愛使我迷了路，但愛又指我以方向。

對的！跟彗星並肩同行，這已是稀世榮耀。彗星的語言是有聲的麼？我真是愚蠢者之王。

最美的人本應有最高貴的品德，如空谷的幽蘭，孤芳自賞。

彗星是高中不可攀，但我總算是以流淚的心靈，向他說過我所要說的話了，於是，心靈有着凡人所沒有的平安與快樂。

在你寬容愛心之下，我如黎明時大地上的小草，含滿快樂與感激的晶瑩淚珠。

無聲樂曲是最美，不用口說之情是最真。所以，我的心如春潮後的湖水般，漸漸的平靜而澄清了。讓血肉的生命長此死去，使心靈的右手伴着他去天衢上歌唱，瀏覽……

三八

心的天正晴空萬里，聽說她明

天放假，馬上就陰霾欲雨了。

孩子得到一張寫滿成績的單子去了，我有甚麼呢？生命却只是一片空白，如真空的管子。

春要去了，我怎能不說幾句心靈裏的話。可是，一路上，她仍如睡神般不語，我只有默默而悽然底目送她歸去。

春還沒沒有去，而大地已是遍地落葉了。

請像蓓蕾對大地一樣，啓開她那如花瓣的口，讓我仍是空杯的生命，盛滿妳那芬芳的酒。

我不是留守，為何嘗着這假後校園的冷寂；本似還不相識，為何要歇着這別離的苦担？

辛勤園丁的土地上，沒有不成實的根苗。所以，我特別愛她親手培植出來的莊稼，連那塊泥土都是芬芳的啊！

神！當春去了，為甚麼水也在嗚咽，雲也要苦着臉？神！這就休怪我了。

時光的馬，願你緩步徐行，好讓辛苦的孩子多一點休息；但我又想你急步疾馳，因我要看虹，看花開，看海……

太陽去了，向日葵只有愁悵地在黑暗中等待着，如守夜的等候着黎明一樣。

妳走了，我心靈的眼還時時可

瞻仰到妳的豐采。本來，神就是應該讓肉眼常見的。

但願我的靈魂能像一尾倦游的魚，睡在妳那微笑的海濤上。或者，就那樣死去也好。

我最喜歡走那條路，因每一塊街磚都印有妳芳足的痕跡，和那留下的美妙動人的音符。

在黃昏，黎明，深夜，天空是佈滿了我靈魂的歌聲與歎息。樹在秋冬裏，只能過着落葉的日子。

三九

憂傷，快滾開我這受盡你折磨的心吧！

老師！看大地為妳歸來而歡愉的神情與脈膊的跳躍吧，如黃河的浪，江南的春。

是駝鈴又一次响在大戈壁，我又一次飲了生命的泉。不，我是個剛斷了奶的孩子，又一次吮嗅到娘的奶了。

我明明知道自己是如春蠶一樣地在作繭自縛。可是，我不但願意，且很快樂，這是多可笑喲！

四〇

今晚，我見到她如燕子般成雙在人海翱翔，不知怎的，心從大街上迷失了道路。

啊！是妳的心有了家，所以，妳從不放任妳的情感越出窗外，好一顆穩正可靠的心呀！

太晚了的相逢，真是不相逢的好。想要不想她，却已同涸轍的魚，不能忘懷江河一樣了。

情感！你真是個小氣而自私的看家奴，為甚麼放下了窗幔？

純金都是從火中煉出的，心，你為甚麼不能？

我是光榮的神的兒子，所以，情願讓心靈過着流血的日子。不知古往今來的蓋世英雄，又有幾個戰勝自己的？

愛使我犯了罪，我只有叫罪向愛求恕。本來，愛即是犧牲喲！

為了要愛心變得偉大一點，我只有忍痛地將它埋葬了。如正燃燒的栗樹，將它埋在冷灰下，使它成炭。

讓我全心全意的祝福妳，如同祝福我自己至愛的人。愛，乃是要所愛的人能幸福。

四一

妳面容表現了吃力的和平，我知道妳心絃的奏和是到達了曲子的最高潮，可惜這只是個開始。

這是個多難忘的黎明，雖然這是須臾的一刻，但它的價值却同星月一樣永恆。

好含蓄的情感呀，像深藏地底層的金鑽一樣，鑽工雖是無權獲得，但因能發掘出你而感到無限光榮和愉快了。我雖心力憔悴得將要倒下去，但這一切都是造物主——神的安排。

四二

我的心雖是流溢了血，但它另一面，已如荊棘中的百合芬芳可愛了。

窗子！謝謝你。我是太需要陽光和空氣，但我只有忍痛將你緊緊關閉。

歷史人物傳記

思齊集

著者：王恢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代售

新加坡小坡大馬路四九六號

短歌

· 憂草 ·

想向妳表示，
却不知從那兒說起。

× ×

幽怨的聲音從洞簫中發出，
然而不是洞簫在訴苦，
而是吹簫人把哀情吐。

●

燕子說是會傳遞消息的鳥兒，
可是我對她的思念，
爲什麼她竟全不知曉？

●

難怪太平湖今早有薄霧，
是我與她昨夜灑下的淚珠，
不信吧，還有星星作證。

●

喜馬拉雅山是最高的嗎？
星星、月亮、太陽，
還在它的頭上呢！

轉變

· 影天 ·

我認識一個字，
藏在心底；
想爲妳作首小詩，
但不知由那兒寫起。

× ×

我認識一個字，
藏在心底；

妳該知道我認識的一個字？
妳該明白我爲妳寫甚麼詩？
妳該懂得我怎樣向妳表示？

× ×

給妳看了字，妳却不歡喜；
爲妳寫了詩，妳說不合時；
再向妳表示，妳說已太遲。

× ×

這是怎麼回事？
噢！燕——妳……

× ×

遊子

· 似華 ·

強烈的陽光照在我的臉，
微風吹拂着我的衣裳；
我正踏上崎嶇的山道，
是誰又叫我惹上煩惱？

× ×

皓潔的月光照着我的臉，
寒風吹打在我的身上；
正懊悔不該離開溫暖的家，
星兒！妳爲何總對我哂笑？

× ×

已倦於長途的旅行，

且再過一個寂寞的晚上；
當太陽把黑暗趕走，
我又要登上那高聳的山崗。

趕墟

· 黃隼 ·

腰包裡藏着沉重的銀元，
腦子裡緊記着家人的叮囑。

× ×

買一塊藍布給老婆過節，
選一束銀花好換取女兒的微笑。

× ×

勿忘老頭子的茶壺缺茶葉，
還記得給老太婆買香燭。

× ×

乘太陽未落，偷偷溜進酒樓，
要一杯燒酒澆熄數月來的奢望。

初戀

· 錦堂 ·

是一位美麗多情的姑娘，
將我心園中的一朵蓓蕾點亮，
從此我生命之樹不再寂寞，
我生活的世界亦不再荒涼。

× ×

如今那位姑娘雖在迢迢的遠方，
但我心園中的花兒仍充滿了芳香，
縱然再有任何美艷的名花，
亦無法代它在我心園中生長。

胡適先生已於四月初回到台灣，正式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雖然在他甫抵國門的時候，即發現有「胡適與國運」的小冊子，對他似乎頗有微詞；但胡氏僅付之一笑，認為不足重視，當已釋然。

回憶胡適先生近年來之回到台灣，已經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應邀回台講學；第二次是民國四十三年二月，返台出席國民大會；這一次的回來，應該會長期留下吧！

其實，胡先生與台灣從幼年起即有深厚的關係。他所著「四十自述」，關於幼年寓台生活情形，即有如下的記述：

「……我父親於光緒十八年二月底到台灣。光緒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也從上海到台灣。我們在台南住了十個月。光緒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台東直轄州知州，兼統領海後軍各營。台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親不帶家眷去。到光緒十九年底，我們才到台東，住了整整一年……甲午（一八九四）四月，台灣紳民反對割讓台灣，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干涉，但各國不允。台人義憤填膺，公請唐景崧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那時候，我父親在台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餉源已斷絕。而他恰又得了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廿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同年六月廿八日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

根據上面所述，胡先生的父親是為台事而鞠躬盡瘁，以身殉職的第一人。而胡先生本人，也在台灣度過幼年，台灣不啻是他的第二故鄉。

所以，當民國四十一年十一月胡先生重來台灣的時候，許多朋友都把他當做半個台灣人。到台南去，台南縣長說他是台南人；到台東去，台東縣長說他是台東人。他到台南，曾赴永福國校，參觀他幼年的住所，並在門前植了榕樹一株留念。有某記者詢及該房是否為他的故居。他笑謂：「那時候太小，記不清了。」後為該校題字，文為「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為該校家長會題了「游子歸

胡適與台灣

來」四字。後來又到台東，也植了兩株樟樹，他說是替台灣文獻委員會造一點小掌故。

胡先生還特別感謝台灣文獻委員會，把他父親在台留下來的記錄印出來。他說：

「我先君在此地留下來的記錄，一是台灣四年日記，一是在台四年當中對台灣長官的報告。那時先君封為台灣巡撫，負責巡查全台防務，我認為不論在地理、歷史方面，都是很重要的材料。……現在承省文獻委員會好意，把先君最後的著作提先出版，這是我特別要感謝的。」

如所週知，胡先生是中國新文學的首倡者。他提倡白話文，受盡若干頑固學究的非議，如胡先驌、章士釗、林琴南、林楨等人，均著文對他攻擊。

時代是前進的，守舊的一面即使負隅頑抗，也是難逃失敗的厄運。今天，白話文佔領了中國文壇，中國新文學因而奠下了根深蒂固的基礎，說起來胡先生厥功最偉。

胡先生在新文學運動開始時，喜歡作白話詩。其實，那時的白話詩，等於改組派的放脚，半文半白，形式上也保有舊詩和舊詞的格調。他以「嘗試」的心情來開筆作詩，並認為「自古成功

在嘗試」，以別於陸放翁的「嘗試成功自古無」。不過，他在初期所作的新詩，既沒有創造新的形式，也缺乏新的意境。例如他寫給夫人江東秀女士的一首詩，其中有一段就像舊詞，現錄如下：「天上風吹雲破，月照我們兩個。誰嫁？誰嫁？那是去年的我。」他於「嘗試」之後，自知很難脫穎而出，後來也就不談此道了。

胡先生今年已經是六十七歲了，夫人江冬秀女士年齡還要大一點，將近七十歲了。他除了任大學教授、校長而外，一度曾任中國駐美大使。他曾先後創辦「每週評論」、「努力週報」、「獨立評論」等刊物。關於他的生平，有一本「四十自述」，是一本很有趣的自傳。其他著作很多，如「胡適文存」一集二集三集，「胡適學術概論」、「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白話文學史」上卷，都可說是中國劃時代的創作，影響中國文化非常廣大。

現在，胡先生回到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代學人，得展抱負，相信必有更輝煌的成就。走筆至此，不禁企予望之！

劉福如

走馬看台灣

· 劉永和 ·

今日之欲赴台灣，有如蜀道。我申請入境證是早在半年以前，可是遲遲沒有消息。因為既不是去祝壽，也不是去投資，正準備放棄此行，想不到民航公司却來了個電話：「劉先生，你明晚可以走了。」一時頗有受寵若驚之感。

三月廿日午夜，我離開了東京羽田機場。在東京住了這麼久，銀座一帶的小街，將我的鞋底都不知道磨穿了多少雙。這夜才真正領略到東京的美麗，它的燈光和天上的星光一樣，是閃爍的、醉人的。

中途，在琉球停了一個鐘頭。夜晚，從天空中看琉球羣島，見一些燈光圍成的圓圈，大的，小的，橢圓的，略帶方形的，非常美麗。走出飛機，在機場木屋喝冰水，由於天氣太熱，只想早點離開。廿一日上午七點，便到達了台北。

台北市的三輪車，最為特別。因為各有碼頭，空車回程中不能接生意，一定要踏回自己的碼頭去排班。我很久沒有坐過三輪車，在台北這却是唯一的方便而價廉的交通工具，美金一角可以坐上半小時。開始坐上去，感到有點飄飄然，相當有趣；走到了十字路口，汽車從四面八方衝來，弄得心驚肉跳。

台北市區不大，台灣大學和師範大學都在那裏。這兩間大學，無論就建築、設備、師資各方面說，都可稱為第一流的。華僑子弟獲得優待，本地高中畢業生頗不易考進去。市郊有名勝，如碧潭、陽明山、烏來、指南

宮等處，每逢週末假日，遊人如織，公路局特加開班次，並有巡迴修理車替一般有車階級服務。我在星期六的下午，借了朋友的汽車去陽明山看櫻花。看過了日本的櫻花，可說是曾經滄海難為水。不過，那擁擠不斷的遊客，使我驚異。成百成千的人，要等上兩三個鐘點，才能搭上公共汽車回台北。候車場黑壓壓的一大羣人，排成單行，繞成許多圈。陽明山中，有許多服務站，除了播送音樂之外，招尋招領失物和小孩子以及寄存衣物之類的服務，異常週到。雖然遍地都有一「請勿亂拋紙屑菓皮」的告示，但大家視若無睹。公園前的大草場，四周樹綠花紅，滿地却是紙屑菓皮。兩位工人不斷的掃，成千遊客也繼續在丟，大有落英繽紛之慨！

台北是首府，政府機關多設於此。原想找幾位朋友聊聊天，想不到有些衙門，從傳達到職員，仍舊官架十足，侯門似海。而且同事之間，各不相關。你找張三問到李四，他回說不知，但也許他倆同在一間房內辦公。如果要從電話內去找，更是不可能了。

我在外交部和省黨部碰過兩個大釘子之後，政府機關的朋友，已是無心閒問，讓他們去怪我不够朋友算了。我來台北，無意求一官半職，更不想拿甚麼獎狀，於是乘柴油快車前往台中。

台灣的交通事業，的確辦得好。無論火車、長途短途，都是準時開行，準時到達。車站和車上的男女服務人員，不僅制服漂亮整齊，而且都是彬彬有禮的。

火車上有播音設備，行車時播送音樂，到站前報告站名和停留時間，並提醒下車的旅客不要遺忘了行李。火車上有各種雜誌陳列，任由乘客

取閱。茶和飯也價廉物美。

從台中到日月潭，要坐公共汽車。我想在最短的時間，遊最多的地方，便去車站服務處詢問。在兩個鐘頭內，我至少去問了四次，而那位小姐始終笑容滿面，細心回答。這樣一來，使我忘記了台北那些又長又冷的面孔。

日月潭一帶的風景，非常幽美。有時接連要經過好幾個山洞，一邊是高聳雲天的大山，一邊是又深又濶的大河，我在日本都很少見過像這樣險峻的地方。

日月潭是山中的大湖，其中還有許多小島。高山族原是那兒的未開化的土著，如今得了地利，就靠跳點土風舞招待遊客，也够享受現代的生活了。幾位公主陪遊客照一兩張相，塗紅抹粉，鬚髯是好萊塢的影星一樣。

包租一隻汽艇，逛一下湖中的名勝，如光華島、文武廟各處，少也要三點鐘。歐洲和日本山中的湖，通常是碧綠一片。這裏却有大小島嶼點綴，曲折迴環，引人入勝，可說是詩情畫境。

在台灣遊名勝，唯一的遺憾是照相成問題。未沖出的底片，不准携出境。台灣境內也禁條甚多，而且甚怪。例如日月潭邊的一個小電廠不准照；陽明山中一座小木屋外國人不准照；（因為告示上只用英文寫出：不准照相。）由高雄向北走，有一段海邊也不准由海向內照。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

台灣的公路極好，兩邊都有樹。所用的汽油都是本省提煉的。汽油站千篇一律的是中國石油公司，看不見飛馬標和蚱蜢標的汽油。公路局的車，裝備和駕駛都好，有一天我曾坐了十一小時，倒一點也不感到疲乏或一身酸痛。

除了汽油是獨家生意之外，煙和酒也是由政府專賣的。品質劃一，價格劃一，政府又可增加稅收，倒也不錯。一瓶米酒折美金不過三角，一包煙只一角一分。由於政府專賣煙酒，對洋煙洋酒查禁甚嚴。如果手持洋酒一支在大街上走，就

會有人來追究。

台灣的教育普及而且發達。我在鄉下看見的，又好又大的建築，多半都是學校。因為農民有錢，連小的鄉鎮都有中學，大城市更不消說。試舉高雄市為例：人口不到四十萬，一九五〇年在籍學生二萬八千，適齡學童百分之七十七入學；去年增至六萬，適齡的百分之九十九入學。

教育普及的結果，一般國民都受有相當的教育。火車汽車的服務人員以及各機關遞送公文的人，少也得初中畢業。各軍事學校要高中畢業才能考，受訓至少四年半，畢業後由教育部給予學士學位。整個國家的教育水準已經提高，讀書風氣之盛，使我駭然。在早晨，你如果到公園中去，所有的年青人，不論學生或其他，大家都在讀書，此風恐只台灣有也。廣播事業發達，早晨公園中，還有早操音樂播出，有許多人便跟着在做運動。在日本公園中，終日可以看到打球的，早晨讀書的却不多。

農業方面的發展，更是地盡其利。稻田每年可以收割三次，其間還可種雜糧一次。台灣土地並不肥沃，全靠人工施肥。氣候却好，有些茶蔬果木終年都有，南部不結時，北部便結，可謂得天獨厚矣。

台灣土地改革的成功，值得誇耀。先實行三七五減租，使佃農生活逐漸改善，然後施行耕者有其田。地主自己已不耕種時，只可保留一部份土地，其餘由政府折價收買，再用分期付款辦法轉賣與農夫。全省土地改革早已完成，農夫自己已有田，農村極其繁榮。各市縣鄉鎮都有農會為農民服務，如農貸和儲蓄，農作方面的指導與協助，信用担保使農民可以購買機器、腳車、收音機等昂貴物品。如此一來，本地的鄉下人個個有錢，苦的還是那些公務員。

四

台灣的教育普及而且發達。我在鄉下看見的，又好又大的建築，多半都是學校。因為農民有錢，連小的鄉鎮都有中學，大城市更不消說。試舉高雄市為例：人口不到四十萬，一九五〇年在籍學生二萬八千，適齡學童百分之七十七入學；去年增至六萬，適齡的百分之九十九入學。

教育普及的結果，一般國民都受有相當的教育。火車汽車的服務人員以及各機關遞送公文的人，少也得初中畢業。各軍事學校要高中畢業才能考，受訓至少四年半，畢業後由教育部給予學士學位。整個國家的教育水準已經提高，讀書風氣之盛，使我駭然。在早晨，你如果到公園中去，所有的年青人，不論學生或其他，大家都在讀書，此風恐只台灣有也。廣播事業發達，早晨公園中，還有早操音樂播出，有許多人便跟着在做運動。在日本公園中，終日可以看到打球的，早晨讀書的却不多。

五

我去參觀煉油廠時，發覺一些機器箱和油槽都漆上鮮艷的色彩，原來這是廠方利用顏色去愉悅工人的情緒。至於軍事方面的改良和進步，更是不可同日而語。軍官對於士兵，不能體罰；部隊長也無法剋扣軍餉，浮報兵額；陞遷更有一定的程序。這些事在若干年前，恐怕只是神話。我去參觀過三軍基地和一些軍事學校，一點也沒有「老粗」或「丘八」的感覺，好像也沒有從前那種「絕對服從」的怪勁。

六

酒吧餐館，歌台舞榭，處處皆是，真是夜夜

春宵，一片太平盛世風光。儘管政府不准准賣洋煙，許多人却是抽的美國煙，任何餐館中也都有人來兜售。政府提倡節約，於是大餐館添上一「公共食堂」四字。奢侈品嚴禁入口，然而商店中却有美國絲襪法國香水發售。立法委員遺失了皮包的話，裏面常會有美鈔。但是最近幾年來，新台幣的幣值相當穩定。在政府的外匯表中，美金一元，有八九種不同的匯率，引誘着有職權的人想去套購。台灣是繁榮的，也是嚴肅的，連麻將牌也不准打呢！

七

而台灣的郵電效率，也應該說是世界第一而無愧色。郵局經辦的業務有幾十種，從代茶包裹到代為分送請帖或開會通告之類，正確、迅速而準時。另有一種「限時專送」的郵件，從某地某時寄出，於某時前必可送到某地的收件人。郵局都列表公佈，發信人在投郵前，就能預知某時可以寄到。郵件都是用摩托車派送，而窮鄉僻壤，不遺在遠。郵局一週七天不斷的服務，大局廿四小時不關。在台灣，星期日可以收信和發信。電報電話的服務，也和郵政一樣。

八

我在台灣前後兩週，終日馬不停蹄，不是看，就是吃。從日本料理到京滬川湘粵菜，真是大快朵頤。味道好固不必說，價錢平更是驚人，十幾塊美金可以大請一桌。

四月四日早晨，我又坐民航公司飛機離開台北，回首雲天，也不免有點悵然。

四月廿日寄自東京

這是一個不很晴朗的早晨，我像平時一樣走進大華化學工廠，在簽到處，一切都顯得平靜如常。窗外的綠竹掛着垂直的葉子，壁上的電鐘正指着八點。在電鐘的下面，我不期然發現一個苗條的背影。她站立在放簽到簿的桌旁，手上拿着鋼筆桿，似乎在找尋什麼。我一看原來桌上墨水瓶是乾的，隨手將自己的自來水鋼筆遞過去。她微笑地向我點了點頭，算是答禮。當她在簽到簿上寫下「張文麗」三字時，我才知道她是我們工廠裏的新同事，便與她作簡短的交談，原來她是比我遲兩年畢業的馬大同學，到這個工廠裏來，和我一樣，也是擔任化驗工作。

不久，張文麗也加入我們單身宿舍的伙食團。於是，這個單身漢大本營的飯廳裏，談論關於張文麗的話，就漸漸地多起來了。有的說張文麗的微笑真甜；有的說張文麗身材很苗條；更有的把時常來看她的那位男朋友的名字、職業也打聽了來，叫林松，是一位工程師。

在飯廳走廊的外面，是一片平整的草地，有一排終年常綠的椰子樹在迎風招展。初春午後的陽光，照在深長的走廊裏，更顯得廊內外一片寧靜。我總喜歡在午飯後，端一張靠椅，躺在那裏看報。

「陳先生！」一天，我正在看報看得出神，忽然聽得這好像陌生又好像熟悉的聲音。我抬頭一看，張文麗已經站立在我的面前。

「有一件事情，想……向你請教。」

「不要客氣，什麼事？」我站起來。

「我想學法文，可是找不到人補習。聽說陳先生的法文很好，我想……想請陳先生教我，不知道陳先生有空沒有？」

我當時頗覺突兀。

「我的法文也不怎麼高明，恐怕會使你失望。」

「你別再客氣，」她緊接着說：「法文現在對我很需要。廠裏一大堆的參考書大半數是法文，真彆扭。請你抽出一些時間教我，好不好？」

「這不是客氣，妳別誤會。如果妳有不懂的地方，而我又知道，我一定幫助妳的。」



「最好定一個時間，每天晚上一個鐘頭，好不好？」對於一個美麗的小姐的請求，我相信沒有人有力量拒絕的。她贏得我的默許後，便像小鳥似地飛了開去，修長的頭髮與淡黃色的長裙一齊飄着，連長廊裏的椰影也好像跟着飄動。從那天以後，我就每天晚上教她唸法文。如此經過了一個月，來往更密。和她在一起時，我陶醉於她的美麗，尤其是她那清脆悅耳的聲音和她那充滿甜蜜的微笑。但當我獨自一人時，我却總想着陷在上海的立芬。她是一個純潔嫺靜的少女，我會決定與她訂婚，但苦於不能回去，她也不能來。更苦的是，至少要每隔一個月，才能讀到對方的一封信。

一日，是傍晚時候，張文麗邀我同去散步。我和她緩步沿着溪流並行，她那清脆的聲音，劃破了周圍的沉靜。

「陳先生，自從你教我法文以來，我覺得你的性情特別溫和。」她朝着我迅速一瞥，然後又低下頭來。「在你那邊單身宿舍裏，我最喜歡看到你。」

「文麗！很感謝妳給我的稱讚，但喜歡並不能代表一個確定的意義。」接着，我直率告訴她我已有了愛人，在上海。

「我的情形大致是和你一樣的，」她說：「我的他在廣州，等了五年，不見他來，聽說他已和人結婚了……。」

「可是，那位常來看妳的工程師，不是和妳很好嗎？」我問。「是的，」她的語調沉重起來。「他祇是我的好朋友，僅只是好朋友而已。他常常忙着他自己的事情。他忙，他要我原諒他。」

「那麼，妳原諒他？」

「原諒，原諒更不能代表一個確定的意義呀！」她撒嬌地一笑。

「妳這樣喜歡我，」我情不自禁地問。「妳不會後悔？」她搖搖頭。

兩對眼睛互相凝視，在溪畔的矮樹下，我和她第一次親了吻。往後，文麗和我見面一次，感情就更深一層。

我在這時期，也不是絕對的幸福者。我獨自一人時總會想起立芬

，但當我和文麗在一起時竟忘記一切。

一次，是月夜，也在溪畔，文麗對我說：「你看，月下的景色多美，但有一天會完全兩樣。」

「可是，妳和我是永遠不會有兩樣的。妳說對嗎？文麗！」她以熱吻來代替回答。

晚風輕輕地拂着，文麗閉上眼睛緊靠在我的胸前，她的臉蛋在月光下顯得分外嫵媚，同時我發現在她的眼角有點亮晶晶的痕跡。

「妳哭啦？文麗！」

「我太高興了，我高興我和你在這麼美好的晚上相聚一起。」愛情的火熱烈得使我和她每次見面不忍分離，好像在這個世界上，只有我們兩個人。

③

到了第二個月，我仍繼續教文麗唸法文，但因為化驗工作加忙，她改為每星期來兩次。我覺得我每天在等着她，同時我逐漸矛盾地想着如何給立芬寫信，告訴她我與文麗的事情，但立芬的信沒有來。在這時候，我發覺那位時常來看文麗的工程師林松對文麗加緊追求，並且他幾乎每天來看她。

「現在在怎樣啦？文麗！」

「現在是三角了。」她直率地回答。

「妳怎樣想？」

「我以為這個三角形是二等邊的，你和我是相等的直線。」

「文麗！」我緊握住她的雙手。「妳知道我對妳的深情是經過痛苦的考慮，我要和妳永遠在一起，我們明天就訂婚。」

「不，我覺得我們相遇剛在昨天。」

「可是，我已作了決定。」

「我們有更好的時候來決定。美麗的夢剛在開始，我不能讓妳因過早決定而有痛苦。」

「那麼，什麼時候？」

「當一個人的答覆，不能幫助另一個人的考慮，你想，她該不該答覆？」

她的俏皮、聰明，使我越發地愛她。於是，我等待，等待使我加深對時間的感覺。我覺得日子越來越長，我覺得文麗和我見面的次數越來越少。更奇怪而出我意料的是：文麗退出了我們的伙食團，也不再來唸法文。

「妳動搖了嗎？文麗！」第三個月裏的一天晚上，我問她。她搖搖頭。

「那妳近來爲什麼躲避我？」

「我請你了解我現在的處境。」她遲疑地說：「近來，工程師天天跟着我。」

「那麼，妳想怎麼樣？」

「請你讓我再考慮。」

「不，文麗！我們不能再等待，我們還是旅行到金馬崙去，就在那避暑的勝地結婚……」

她以吻打斷我的話。她把臉緊貼着我的臉。她的眼淚又開始掉下來。她避不回答我問她的話。最後，她約我第二天晚上再談。然而，第二天晚上，她沒有來。

④

一星期後，我接到文麗給我的一封信，我呼吸急促地拆開閱讀。她寫着：

「……過去這一個星期中，經一再考慮，我決定我必須寫信向你解釋。這決定使我此刻更爲清醒。解釋不是爲我自己辯護，而是爲着關係你我前途的幸福。林松在三年來給予我許多幫助，但我一向是以感激的心情來對待他。他的穩重與沉默，使我尊敬他像尊敬我自己的大哥一樣。當我遇到了你的時候，你知道正是我聽到銘東在廣州結婚的時候。當時我的感情非常激動，我便主動地爭取我夢想中的人。我們感情發展迅速益使我驚奇。我於是迷惑於我自己編製的美夢。但那沉默的工程師，他知道了我的情形，開始瘋狂地追求我。他要我原諒他，他百般向我解釋，他告訴我當我專心等着銘東時，他一直在默默愛着我。我迷惑於兩個感情的漩渦之間，感情的迷惑使我流淚。可是，林松長時期默默愛我，使我逐漸覺悟。我發現被人長時期的深情的愛與主動愛人的一時的迷戀二者之間不同。因之，我想起你的矛盾，想起你痛苦的考慮。我更深刻地想起：一個純潔善良的少女，會永久等着她深愛的戀人的。我自己痛苦的經歷加強了我這想法，我決定了我應選擇的路——跟林松結婚。我深信唯一能使你快樂的人是立芬女士，你終將會比我更深信如此……」

讀完信，我陷入莫明的憂鬱和忿怒。然而，使我心田上更交採着慚愧與感激的是：幾天後，我接到立芬來信，她，她呀，她依然一往情深地在等着我！

春天來到人間



· 信宗 ·

輕風像蝴蝶翩躚，細雨像柔絲牽人，新枝上好鳥啾啾，暖水裏鴨鴨嬉嬉，這是多麼美好的春天啊！

春天是愛情的溫床，少年男女置身萬紫千紅的大自然中，一顆無瑕的心，像野馬馳騁在彩雲裏。追奔啊，追奔，愛情的境界是如此遼闊，愛情的芳踪是如此纏渺。然而，爲了神秘的愛情，那怕是追到天邊，那怕是天之外還有天。

沒有愛情，教人懷疑生命的意義。
沒有愛情，怎樣分別沙漠和綠州。
沒有愛情，真善美都要重新詮釋。
沒有愛情，花花世界將是一個乏味的謎。
沒有愛情，何來人類的歷史與文明。
沒有愛情，時間裏那有昨天、今天和明天。
沒有愛情，春天也就不叫做春天。
一年之計在於春，春天是追求真善美的大好

季節。

多情的詩人投向她，尋尋覓覓，聽聽聞聞，打開靈魂的窗，啓開靈魂的閘，寫一章抒情的詩篇，留住春天，叫春天不老，叫大地長青，叫愛惜春天的人們在春天之大地多多種下美麗與真實的種子。

唯美的畫家投向她，將春的顏色，春的骨格，春的風韻，春的神采，一筆一筆的描繪出來，把無限的空間縮影在畫筆下，把流逝的人生享受永恆的春天，讓渺小的人類將春之大地擁抱在自已的懷抱裏。

樸實的農民投向她，播下第一顆種子揀進去希望和夢想，祈求着仁慈的太陽給它以光熱，好心腸的雨水給它以血液，他們也將奉獻自己所有的汗和力。

把種子播在春天，把希望植在春之大地，把幸福撒向人間。

一年之計在於春。立足於現在，向前看，是一片光明絢爛的遠景；向後看，是一串艱苦辛酸的歲月。今天的努力，是爲着創造完美的明天，

讀者 · 作者 · 編者

「石氏女神話」全文已刊完，讀者如細閱一遍，當可得到一種啓示。正如作者所云：「一個故事，說的是以前的事，說的是以往的事。但以前的事，却同現在；往古的事，却似而今。」這是讀者應加深思的。

王恢先生寄來「中國文學淺識」一文，這是他在柔佛州假期師訓班的一篇講詞，雖僅短短三千字，但却語語着實，句句切要，最能反映中國文學之真精神及真特色，幸願讀者好好咀嚼一番。

散文詩最難寫，故今天很少見到。可是，本刊這一期發表的「無聲的樂曲」，却是一首風格清新的散文詩。尤其這是一個青年作家的大胆嘗試，更覺難能可貴。據他來信提及，他是費了一年工夫才脫稿，並請許多成名作家修改過，可見他的寫作態度非常認真。因此，本刊樂於以四頁篇幅來登載，還要向讀者特別加以推荐。

其他佳作，尚有「彭剛直的梅花情史」、「人情冷暖」、「愛的漩渦」、「春天來到人間」等篇，也請讀者注意及之。

但創造明天的基礎都是昨天的業績。

當我們開始爲明天工作的時候，讓我們回顧一下昨天，感念一下在昨天倒下的人吧？他們在還未倒下的時候，曾爲屬於我們的今天奮鬥過，祝福過的。

於是，像一位愛在春天原野散步的老人，清明節，一年一度，又蹣跚地來到我們的面前了。

兒女，忘不了在這天祭掃他逝去的父母。

子孫，忘不了在這天祭掃他長眠的祖先。

親子的愛是永恆的不滅，泥土埋葬的是一代一代的屍體，而活人的愛，却一代一代流傳在活人的心上。

春天，春天來到人間；春天，來到我們的頭上，來到我們的腳下，來到我們的眼裏，來到我們的心上，來到我們的生活中，來到我們的睡夢裏。

春滿人間，春滿人生，多可感念的春天啊！

歡迎長期訂戶

價格特別優待

定價叻幣：零售(每期)：二角

半年(十二期)：二元一角

全年(廿四期)：四元

外埠平寄不加郵費

蕉風訂閱單

訂閱人姓名 (中文)：.....

(英文)：.....

地址 (中文)：.....

(英文)：.....

訂閱期數：自第.....期至第.....期

訂費：叻幣.....元.....角正

注意：填明此單，並附足夠訂費(郵票十足通用)，一併寄交
蕉風出版社 53A, Zion Road, Singapore, 10.
或 P. O. Box 2034, Singapore 即可。



沙漢出版社近有新書三種面世：①「新加坡河上」(短篇小說集)，王柱著；②「童年曲」(詩集)，蔣惠著；③「新加坡之歌」(文藝創作選)，收集馬華青年作家艾蒲、楊平、慧子等十二人的作品。

馬華青年作家斌子，刻在澳洲廣播電台中文部服務。他的處女作「陽光下的人羣」，極受讀者喜愛，第一版印三千本，發行不到一月，即已售罄，現正再版中。

漢素音尊翁病逝北京，她會奔回故國治喪，現已折返。據聞：她決應派拉蒙製片公司之邀，定於本年秋季動程赴美，親自策劃「青山正年少」搬上銀幕。

指畫家吳在炎，下月將赴泰國舉行畫展。近有一芬蘭籍人，慕吳氏之名，親來蕉風出版社探詢其住址，以四百元求得「小魚」一幅，欣然携去。

美術設計家黃葆芳，近在星行一個「室內佈置展覽會」。由於此乃生面別開，而且又可美化家庭環境，故能吸引不少仕女前往參觀。

台灣

胡適先生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曾為記者敘述其個人今後寫作計劃。據胡氏說：他希望有兩三年的安靜生活，將其未完成的著作「中國思想史」全部完成，然後再寫一部英文的「中國思想史」，接着再寫一部「中國白話文學史」。

在胡適先生由美啓程返國的時候，台北市忽然發現一本攻擊這位當代學人的小冊子，書名「胡適與國運」。警務處已查明這是台灣大

學教授徐子明和國防醫學院教授李煥榮所印行，認為這是學術界的一大憾事。

至台灣報業界一致反對「出版法修正草案」，胡適先生和一些開明的立法委員亦不贊同，行政院已考慮再度修改。

覃子豪譯「法蘭西詩選」第一集已出版，內容包括法國古典主義及浪漫主義詩人之名作數十篇，並且有長達萬餘言之緒論。

中國大陸

三月十六日，馮友蘭、華羅庚和一大批教授學者，在北京天安門前集合遊行。他們手裡拿着紅旗，肩上扛着自我改造公約，一路上不斷喊着口號，發誓要革自己的命，把心交給共產黨。

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業務，最近又經過一次調整。商務印書館今後將專門出版外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古今學術著作，以及中外的語文辭類；中華書局則以出版古籍為主，另外出版一些現代文學、哲學、社會科學著作。這兩個機構，在行政上仍隸屬於文化部。

中共現正大量收集民歌，先由各地分別印成「資料本」，然後逐類選擇，合在一起，將在今年六月召開一個民間文學工作者大會來研究一番。

中共指出大陸學生閱讀文藝作品有十多少的毛病：①古典文學多，現代作品少；②紅樓、三國多，文學理論少；③春、秋、雷雨多，紅旗飄飄少；④安娜、復活多，母親、卓婭少；⑤莎翁、雨果多，泰戈爾少；⑥西方國家多，東方國家少；⑦厚本書籍多，薄本雜誌少；⑧文藝戲曲多，政治修養少；⑨看的多，消化少；⑩趣味多，計劃少。

中共召集一批作家討論文藝批評問題，據說作了六項決定：①文學評論要一面澆花，一面鋤草。②批判修正主義與教條主義。③旗幟鮮明，態度老實。④批評家要聽取羣衆意見，表達羣衆意見，又要指導羣衆批評。⑤克服厚古薄今傾向。⑥擴大隊伍。

蕉風出版新貢獻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總經理

蕉風文藝叢書

第七種

回春曲出版

著者：胡牧 每本定價七角

蕉風半月刊
合訂本

第三卷發售

第五卷在裝訂中 每卷定價三元

星隆怡檳各大書店均代售